

螺丝在拧紧

[美] 亨利·詹姆斯 著

蒋荃蓉等 译

The Turn of the Screw

若有若无的幽灵，与纯真孩童之间，
究竟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
在光明与黑暗、善与恶的冲突中，
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螺丝在拧紧

The Turn of the Screw

[美] 亨利·詹姆斯 (Henry James) 著

蒋荟蓉等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螺丝在拧紧 / (美) 亨利·詹姆斯著; 蒋芸蓉, 朱彦冰, 熊亨玉译. 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ISBN 978-7-5500-2314-7

I. ①螺… II. ①亨… ②蒋… ③朱… ④熊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3599 号

螺丝在拧紧

LUOSI ZAI NING JIN

[美]亨利·詹姆斯 著 蒋芸蓉等 译
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柯利明 林苑中
特约监制 郭凤岭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 杨 静
特约编辑 聂福荣 张娟平
装帧设计 吴 倩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环球东方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 9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314-7
定 价 3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264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在阅读中展开，人生的可能

译 序

这是个简单的故事：有人声称看到了鬼魂，有人自始至终毫无所觉。

这是个令人迷惑的故事：跟随叙述者的脚步，读者无法得出任何确切的答案。

这个故事的原型据说是来自某位主教的讲述：乡间的古老庄园、失去双亲的孩子们、死去的仆人……一切都晦暗不明。到了詹姆斯构建的这部小说里，故事由当事人写成手稿，又从另一人口中讲出；事件的全貌隐藏在多重叙述者身后，经过主观动机的剪裁，原本就已经扑朔迷离，又因作者匠心独运的描写而更添一重迷雾。詹姆斯是语言大师，描写手法极其精妙，处处是象征和隐喻，每个句子似乎都有不止一种意义，组合起来更是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语义迷宫。叙事语言上的模糊多义赋予了这个故事广阔的阐释空间，文学批评家

为文本中隐藏的信息争论了多年，舞台剧和电影版本的改编者们也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解，那么，在读者心中，这样的叙述会编织出怎样的“真相”呢？

这是一部精致的作品，翻译几经纠结却始终难以还原其幽微晦涩的语言风格，十分遗憾。有一个普遍归于弗罗斯特的说法叫作“诗不可译”（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），翻译中丢失的到底是什么，实在难以言说。也许归根结底，只是因为我们学识不够、经验不足，但我相信，这种探索和纠结的过程一定也是翻译之乐趣的一部分。

本书的翻译过程颇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最终能够完成，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。这里要感谢熊亭玉和朱彦冰两位译者付出的劳动，以及王鹿鸣老师一直以来的鼓励和帮助。

也感谢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。

蒋荟蓉

2013年11月于悉尼

只有把这一切都纳入“自然”的范畴，我才能保持自信，忍受痛苦的折磨，向着不可思议的方向——当然这个方向令人不快，但这是必需的——前进，在前方等待的又是另一场关乎人类品德的抗争，平凡的人类美德便是穿透这个事件的螺丝。

封信是校长写的，他是个烦人的讨厌鬼。请你看看他的信，应付一下，但是别向我汇报。我说完了！”我把这封未开封的信拿回楼上房间，过了很长时间，直到睡觉前才费力地拆开看。我真应该等到第二天早晨再看，因为这封信又带给我一个不眠之夜，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征求意见。第二天我十分苦恼，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才决定跟格罗斯太太说说这事儿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孩子被学校开除了。”

我注意到她一瞬间的神色，很明显，她很快收起了那副表情，竭力想恢复常态，“但他们不是都——”

“都回家了，是啊。但别人只是回家度假，而迈尔斯就不能再回学校了。”

在我的注视下，她脸红了，“他们不要他了吗？”

“他们完全拒绝了他。”

她之前转过目光没有看我，此时抬起眼睛。我看见她眼里蓄满泪水，“他做什么错事了？”

楔子

我们围坐在炉火旁，屏住呼吸，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。故事本身就阴森骇人，况且这是圣诞夜，在一栋老房子里听着一个诡异的故事，气氛正好。我记得当时一直没有人开口评论，直到某人恰巧说了一句，他也曾见过这种可怕的灾难降临在一个孩子身上。我不妨也提一下他说的那件事好了。事情也发生在一栋老房子里，就像我们现在待的房子一样——可怕的幽灵向一个在房

间里跟妈妈一起睡觉的小男孩现身，惊恐的男孩摇醒了妈妈，妈妈开始安慰他、哄他睡觉，然而她还没有驱散孩子的恐惧，也就看到了那个把孩子吓坏的幽灵。正是这诡异的氛围，引得道格拉斯在稍后说出了一些有趣的话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又有人讲了个故事，反响不大好，我发现道格拉斯无动于衷。我觉得这表明他自己在酝酿某个故事，而我们只需等待。实际上我们一直等到了两天之后的晚上。不过在当天夜里，我们快要散去的时候，他已经透露了些许心中所想。

“我非常赞同——格里芬说的鬼魂之类的东西首先出现在那么小的小男孩面前，这一点渲染了故事的恐怖氛围。但是，我并非第一次听说这种和孩子有关的怪事。如果一个孩子能让故事恐怖得如同螺丝在拧紧，那你们说说，要是有两个孩子呢？”

“当然是更吓人啦，就像螺丝拧得更紧，”有人叫道，“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的故事。”

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道格拉斯当时的模样。他站起身，背对炉火，双手插在衣袋中，俯视着那个说话的人。“迄今为止，只有我一个人听过这个故事。极其恐怖。”他这么一说自然引得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故事才好听，而我们的朋友道格拉斯却默不作声，泰然地将目光转向我们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个故事超越了一切。我所知的一切都无法与之媲美。”

“是因为特别恐怖吗？”我记得自己这样问道。

他好像要说没那么简单，却又实在词穷，无法形容。于是他抬手擦擦眼睛，做了个小小的苦脸，说：“是因为恐怖——恐怖极了！”

“噢，多棒啊！”一个女人尖叫道。

他没有理睬她，而是望着我，但他好像并不是在看我，而是在看着他所说的那个东西。“是因为无与伦比的丑陋、恐惧和痛苦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就坐下来讲讲吧。”

他转身面对炉火，踢了一脚木柴，又注视了一会儿后，转过来对我们说：“现在我没法儿讲，我得给镇上写封信。”众人不约而同地抱怨起来，纷纷责怪他。骚乱过后，他解释说：“故事写在纸上，锁在抽屉里，已经多年不见天日。我给仆人写封信，附上钥匙，让他找到手稿打包寄过来。”他似乎是特地向我解释着——几乎像是在寻求帮助，以使自己不再犹豫。他已经打破了经年累积的厚重坚冰，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沉默总是有原因的。其他人对他的拖延感到不满，然而正是他的这份顾虑把我迷住了。我恳请他赶在第一班邮差离开之前写好信，求他让我们尽早听到这个故事。接着我问他这段故事是不是他的亲身经历，他立刻回答：“噢，谢天谢地，不是的！”

“那记录是你的吗？是你把这件事写下来的？”

“我只是对故事印象深刻，保留在这儿，”他指指胸口，“我从未忘却。”

“那手稿是——？”

“那是以世界上最美的字体写成的手稿，墨迹因年深日久而褪色，”他又迟疑了，“是一名女子写下来的。她已去世二十年，临终前将这部手稿寄给了我。”大家都在认真聆听，当然，这种场合下总有人故意搞怪，或者要做什么推论。不过道格拉斯对此置之不理，没有笑也没有生气。“她是个极富魅力的人，比我年长十岁，是我妹妹的家庭教师，”他平静地说，“在我所知的家庭教师里面，她是最讨人喜欢的一位。她原本值得世上最好的一切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当时就读于三一学院，大学第二年暑假回家时见到了她。那年我在家待了很久——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。在她工作之余，我们就在花园里聊天散步，她言辞间表现出的聪敏和平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啊，是的，别笑，我非常喜欢她，至今一想到她也同样喜欢我，仍然感到欣喜不已，否则她也不会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了。之前她从来没跟任

何人提起过。她自己没这么说，但我知道她从没说过。我很确定，也看得出来。等你们听了，你们也会知道是为什么。”

“因为这件事实在吓人？”

他依旧凝视着我。“你会知道原因的，”他重复道，“你会的。”

我也盯着他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她在恋爱。”

他第一次大笑起来。“你真是敏锐。是的，她恋爱了。也就是说，她曾经恋爱过。她自己说的——要是不说，她的故事就没法儿讲了。我看出来了，她也看出我发现了，但我们都不提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时间和地点——草坪的角落，炎热而漫长的夏日午后，高大的山毛榉树的树荫下面。那绝不是什么吓人的情景，但是——”他不再拨弄炉火，跌坐回椅子上。

“星期四上午你能收到包裹吗？”我问。

“也许要等到第二班邮差。”

“那就等晚饭后——”

“你们都来这儿找我吗？”他又一次环视我们，“没人想走吗？”几乎是满怀希望的口吻。

“大家都留下来！”

“我留下！”“我也留下！”那些归期已定的女士叫道。不过格里芬太太仍显得有些迷惑，“她爱上谁了？”

“故事里会讲的。”我主动回答。

“噢，我等不及想听这个故事了！”

“故事里不会讲的，”道格拉斯说，“不会直接讲到的。”

“那就更可惜啦。我只能理解直白的东西。”

“你都不告诉我们吗，道格拉斯？”又有人问道。

他再一次匆匆起身，“我会的……明天吧。现在我得睡觉了。晚安。”说着，他拿起一个烛台离开了，只剩下困惑的我们。我们听到棕色大厅的另一端传来他上楼的脚步声，于是格里芬太太开口道：“好吧，我不

知道她爱上了谁，但我知道他爱上了谁。”

“她比他大十岁呢。”她的丈夫说。

“这正是另一个原因——他年轻！不过还真难得啊，他一直缄口不言。”

“足足四十年！”格里芬补充道。

“这次终于爆发了。”

“这一爆发，”我接过话头，“周四晚上我们就有得乐了。”大家纷纷赞同。这么想着，我们都无心做其他事情了。最后一个故事，虽然没有讲完，并且仅仅像是一个长故事的开篇，但总算是开讲了。我们握别后，各自拿了一支蜡烛回房间睡觉。

我知道，第二天会有一封夹着钥匙的信随第一班邮差出发，前往道格拉斯位于伦敦的公寓。尽管谜底即将揭晓——或许正是为了得到谜底揭晓的最佳效果，我们都没有提前打扰他，直到晚饭后，夜幕降临，这才是我们期望的最佳氛围。随后他变得像我们期待的一样健谈，

